

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吴大顺

摘要: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关键词: 郭茂倩;《乐府诗集》;集大成;乐府学;谱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2-0151-07

从中国乐府学发展历史及现代学术语境看,乐府学是有关乐府的学问、学说和学术,礼乐关系、诗乐关系和诗体意义是乐府学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礼乐关系问题是对乐府文化功能的研究,诗乐关系问题是有关乐府诗生存方式和文化生态的研究,诗体意义则是有关乐府的诗体学研究。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乐府学的研究。乐府学在每个历史时期发展各有侧重,但其主要问题始终围绕诗乐关系这一基本理论范畴展开,这是乐府学作为音乐文学的根本所在。在内容上,乐府学涵盖乐府音乐学和乐府诗学两个方面,乐府音乐学是对乐府之“乐”的研究,从属于音乐学,但又不等同于音乐学;乐府诗学则是对乐府之“诗”的研究,涉及乐府诗谱系、体类、拟题方式、题材内容和诗歌体式等内容,从属于诗学范畴,但又不等同于一般诗学,它是有关乐府诗这一特殊诗歌类别的探讨。

总体而言,汉代乐府学大致包括记录乐府活动、载录乐府歌诗、阐述乐府功能和讨论礼乐关系等方

面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在记录乐府活动、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之外,出现了乐府学专题论著,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种基本形态,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论品质。具体而言,乐志类著作如《宋书·乐志》等,以叙述某一朝代乐府的音乐起源及发展历史、著录乐府歌辞为主,内容全面。乐录、歌录类著作,如《荀氏录》《古今乐录》《歌录》《乐府歌诗》等,则以著录乐府歌辞为主,兼有乐曲源流的考释。乐录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为主,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乐奏辞”;《歌录》《乐府歌诗》则以收录文辞为主,多乐府古辞、文人拟辞等,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本辞”。乐府专题性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乐府》等。唐代的乐府学成果也大致不出此范围。

大约成书于南北宋之际的《乐府诗集》^①,堪称宋代乐府学的集大成之作。宋及以后,历代对《乐府诗集》的集大成特点和学术价值均有很高评价。如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称郭茂倩《乐府诗集》“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1]。明代毛晋《乐

收稿日期:2023-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乐府学史研究”(15XZW016)。

作者简介:吴大顺,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 541004)。

府诗集》跋曰：“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2]四库馆臣们高度肯定《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曰：“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歌谣词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其题解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聱牙之弊。诚乐府中第一善本。”^[3]本文拟从诗歌选录、文献征引、编排体系等方面探讨《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建构的意义。

一、广收博取乐府歌辞与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中国传统的谱系本指对宗族世系的记录，后来逐渐引申为对同类事物发展系统的历时性记述。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世以来帝王年谱及州郡族谱等41部，称为“谱系篇”^{[4]990}。《旧唐书·经籍志》曰：“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5]谱系学主要聚焦三方面内容：一是注重考察对象演化的历史和渊源关系；二是注重寻找对象新元素发生及其变异而形成的新的组成部分；三是注重研究对象门类种属的区分及其结构关系^[6]。《乐府诗集》在乐府学谱系建构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对乐府歌辞的载录。歌辞载录是汉代以来历代乐府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历代载录乐府歌辞的著述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史书乐志。从《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到隋唐五代的《隋书·音乐志》《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等，均载录了一些乐府歌辞，其中《宋书·乐志》载录历代乐府300余首，《旧唐书·音乐志》载录唐代雅乐歌辞240余首。

二是歌录、乐录。从荀勖《荀氏录》、无名氏《歌录》^②、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到智匠《古今乐录》等乐府学专著，都是集著录乐府歌辞与乐曲解题于一体的乐府学著述。

三是乐府歌辞结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

《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4]1085}其下小字著录的亡佚书目^③有：

《乐府歌诗》十二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燕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谋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4]1085}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歌录》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荀勖撰《太乐杂歌词》三卷、《太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三调相和歌词》三卷、谢灵运撰《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等。^{[4]2080}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7]

《崇文总目》《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均著录“刘次庄《乐府集》十卷”，据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刘次庄《乐府集》10卷，收录陈隋人作品共21类，凡428首。这些文献著录说明，自魏晋迄唐宋，以乐府歌辞结集流传的著述较多，且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乐府歌辞结集，这是郭茂倩《乐府诗集》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是诗文总集。萧统《文选》“乐府类”收录乐府诗40首、徐陵《玉台新咏》诗题标明“乐府”者67首。又如《唐人选唐诗》《篋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等唐诗选集以及宋初的《文苑英华》《唐文粹》中均有大量乐府诗作品。

五是类书类。如欧阳询《艺文类聚》“乐部”选录乐府诗250余首，《太平御览》“乐部”共22卷，其中也收录了不少乐府歌辞。

六是诗文别集。据日本学者增田清秀统计，

《乐府诗集》中有姓有名的作者为 576 人^[8]。这些诗人大多有个人别集流传于北宋。

以上诸种类型的乐府歌辞文献,都是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取材对象,他最终选得乐府诗 5290 首,编成《乐府诗集》100 卷。根据《乐府诗集》各类解题的文献征引及《乐府诗集》与现存其他乐府歌辞文献的比对,大体可知《乐府诗集》各部分乐府歌辞文献的主要来源。

具体来说,《郊庙歌辞》12 卷、《燕射歌辞》3 卷,主要来自《汉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晋书》《旧唐书》《五代会要》《唐余录》《五代史》等史书“乐志”文献。《鼓吹曲辞》5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志》《古今乐录》《晋书·乐志》《隋书·乐志》,以及谢朓、沈约等文人诗文别集、总集文献。《横吹曲辞》5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诗文别集、总集文献。《相和歌辞》18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志》《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清商曲辞》8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舞曲歌辞》5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晋书·乐志》《隋书·乐志》等史志、《古今乐录》及六朝隋唐文人别集、总集文献。《琴曲歌辞》4 卷,主要来自《琴操》《琴集》《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杂曲歌辞》18 卷、《杂歌谣辞》7 卷,文献来源最为广泛,历代史书、杂传、类书、诗文总集、别集均有涉及。《近代曲辞》4 卷,主要来自隋唐时期诸如《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乐苑》《历代歌辞》《乐府杂录》《教坊记》《唐会要》《本事诗》《琵琶录》等史志、杂传、乐书文献。《新乐府辞》11 卷,多来自唐代诗文总集、文人别集。

郭茂倩广收博取各类文献中的乐府歌辞,编撰成《乐府诗集》这样一部乐府诗总集,其选诗的数量和卷次规模为历代乐府诗集之最。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编成一集,实现了“乐奏辞”与“本辞”的大汇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二、乐府题解的三层结构与乐府专题批评的新拓展

解题是乐府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自汉以来,历代有之,较早的乐府解题之作应是扬雄《琴清英》等琴曲类著述。扬雄《琴清英》曰:

《雉朝飞操》,卫女傅母之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

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塚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9]⁸³⁵

其后有崔豹《古今注》“音乐”卷,对《雉朝飞》《别鹤操》《走马引》《武溪深》《淮南王》《箜篌引》《吴趋曲》《平陵东》《薤露》《蒿里》《陌上桑》《杞梁妻》《钓竿》《董逃歌》《短箫铙歌》《上留田》《日重光》《月重轮》《横吹曲》19 个乐调作了解题性考释。陈代智匠的《古今乐录》既收录歌辞又解释曲题,是乐府解题类重要著述。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郗昂《乐府古今题解》3 卷(一作王昌龄)、刘餗《乐府古题解》1 卷,宋代沈建《乐府广题》2 卷、刘次庄《乐府序解》1 卷等,都是乐府解题类著述。

郭茂倩《乐府诗集》广泛吸取和采纳了以上解题类著述的成果。笔者初步统计,《乐府诗集》解题征引扬雄《琴清英》2 次、《琴操》19 次、《琴集》17 次、《琴论》14 次,崔豹《古今注》18 次、智匠《古今乐录》153 次、吴兢《乐府古题要解》96 次、沈建《乐府广题》19 次。此外,郭茂倩《乐府诗集》在解题中还广涉经、史、子、集各类典籍。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征引文献有《诗经·周颂》之《昊天有成命》《清庙》《我将》《载芟》《良耜》诸篇,《周易》《尚书·虞书》《尚书·大传》《论语》《周礼》《仪礼》《礼记》《乐记》,《汉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之“乐志”,《通典》《五代会要》《唐会要》《唐余录》等,共 20 余种。

《鼓吹曲辞》《横吹曲辞》征引文献有刘勰《定军礼》、蔡邕《礼乐志》、《周礼》之《大司乐》《大司马》、应劭《汉卤簿图》,《春秋》《左传》《谷梁传》《司马法》《东观汉记》《西京杂记》《晋中兴书》《建初录》《武帝记》《三秦记》《穆天子传》,《汉书》《宋书》《隋书》《晋书》等正史“乐志”“五行志”以及《通典》等,共 30 余种。

《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征引文献有《汉书》《宋书》《隋书》《晋书》《旧唐书》之“乐志”,《南史》《梁书》《通典》《荀氏录》《乐苑》《歌录》,张永《元嘉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刘向《风俗通义》《列仙传》《新序》,谯周《法训》、蔡邕《琴颂》,《西京杂记》《邺都故事》《汉武帝故事》《蜀志》《陈武别传》《述征记》《十道志》《水经注》《物理论》《月令》《续齐谐记》《搜神记》《异苑》,陆机《吊魏武帝

文》、张华《神女赋序》以及宋玉等文人赋作,共40余种。

《舞曲歌辞》征引文献有《乐记》《周礼·舞师》《诗序》《礼记外传》,《诗经》之《商颂》《鲁颂》《卫风》,《春秋》《谷梁传》《汉书》《东观汉记》《宋书》《南齐书》《隋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汉武故事》《唐逸史》《搜神记》《乐苑》《乐府杂录》《教坊记》《羯鼓录》,张衡《舞赋》、王粲《七释》、左思《蜀都赋》、沈亚之《赋》等文人赋作,共30余种。

《琴曲歌辞》征引文献有《尚书·大传》《史记》《广雅》《世本》《旧唐书》《三礼图》《国史补》《风俗通义》《新论》《孔丛子》《博物志》《山海经》《烈女传》《纂要》《湘中记》,韩愈《黄陵庙碑》、伯牙《琴歌》以及《琴历》《琴说》等,共20余种。

《杂曲歌辞》征引文献有《春秋左传》《汉书》《后汉书》《南齐书》《晋书》《南史》《北史》《梁书》《隋书》《旧唐书》《通典》《唐会要》《三辅旧事》《周地图记》《淮南子》《邺都故事》《世说新语》《帝王世纪》《益部耆旧传》《晋泰康地记》,刘禹锡《嘉话录》、杨尢襄《洛阳记》,以及《楚辞》、屈原、苏武、张衡、曹植、傅玄、徐干、潘岳等文人诗赋,共30余种。

《近代曲辞》征引文献有《后汉书》《隋书》《通典》《风俗通义》《西京杂记》《拾遗记》《荀子》《乐苑》《乐府杂录》《琵琶录》《历代歌辞》《本事诗》《唐会要》《教坊记》《明皇别录》《韩诗外传》《杜阳杂编》《松窗录》,蔡邕、王维、白居易等文人诗赋,共20余种。

杂歌谣辞征引文献有《周礼·鸡人》《尔雅》《广雅》《韩诗章句》《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尚书》《春秋左传》《史记》《南史》《北史》《旧唐书》《五代史》《通典》,《汉书》《后汉书》《宋书》《晋书》《隋书》《新唐书》之“五行志”,《帝王世纪》《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三辅决录》《东观汉记》《穆天子传》《纂要》《长沙耆旧传》《殷氏世传》《会稽典录》《吴录》《晋阳秋》《十道志》《三十国春秋》,刘向《新序》《说苑》《烈女传》《吴越春秋》《淮南子》《孔丛子》《水经注》《晋泰康地记》,杜淹《文中子世家》《乐府杂录》《楚辞》《庄子》,扬雄《甘泉赋》、刘歆《甘泉宫赋》、王褒《甘泉宫颂》、刘次庄《乐府诗集》^④等,共50余种。

《新乐府辞》征引文献有《周礼》《礼记·郊特牲》《汉书·五行志》《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河图》《武帝故事》《穆天子

传》《大业拾遗记》《荆楚岁时记》《国史补》《乐府杂录》,刘异《事始》,《乐苑》《白居易传》,班婕妤《捣衣赋》、陶渊明《桃花源记》、张协《登北邙赋》、朱超石《与兄书》等文人诗赋,近30种。

以上所列《乐府诗集》征引的文献典籍,去其重复者,计有170余种,不愧“征引浩博”之称。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解题分为“解类题”“解组题”和“解曲题”三大类,这也形成《乐府诗集》解题的三层结构。所谓“解类题”,就是对《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12种音乐大类的解题。如《相和歌辞》解题曰: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佺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今依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分于诸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唯《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其曲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9]376}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曰:

以上乐府《相和歌》。案相和而歌,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部,更递夜宿。本十七曲,后为十三曲,今所载之外,复有《气出唱》《精列》《东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晋荀勖采旧词施用,以代汉魏,故其数广焉。〔10〕33-34

吴兢的解题主要依据《宋书·乐志》的信息,郭茂倩的解题则大大扩充了信息含量。郭的解题大概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明确相和歌曲的内涵、交代其来源以及在汉代的发展,二是梳理“相和歌曲”南北朝时期在北方的发展流变,三是解释相和歌辞的“声”“辞”关系及“解”“艳”“趋”“乱”等音乐结构,四是交代《乐府诗集》编排顺序及其依据。解题主体以阐述“相和歌曲”这一类音乐的来源、发展和流变为主,兼及其音乐特征和辞乐关系,并通过《宋书》《旧唐书》《晋书》“乐志”、《古今乐录》、王僧虔的启奏和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中6条密切相关文献的征引,清楚地呈现出“相和歌曲”从汉至唐的发展流变及其歌辞的结构特点。郭茂倩的解题其实就是一篇相和歌曲的专题研究论述,与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元稹《乐府古题序》、白居易《新乐府序》及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具有相同的乐府学专题批评性质,通过征引文献阐明史实,又较其他著述更具学术品质。

所谓“解组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一组乐府歌辞的解题。如《相和歌辞》包括《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9组歌曲,《乐府诗集》对这些组曲之题都有解释说明。如《相和六引》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传。梁具五引,有歌有辞。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箏七种。”〔9〕377

所谓“解曲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个曲题的解释。如《相和六引·箜篌引》解题曰:

一曰《公无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

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又有《箜篌谣》,不详所起,大略言结交当有终始,与此异也。”〔9〕377-378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收录《秋胡行》《江南曲》《度关山》《长歌行》等26种曲调名,并对其进行解释。我们在此可以将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与郭茂倩《乐府诗集》对《秋胡行》的解题情况进行一番比较。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秋胡行》解题曰:

右旧说:鲁有秋胡子,纳妻五日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于路傍见妇人采桑,美,悦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耕不如见公卿。吾今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妇人当采桑力作,以养舅姑,不愿人之金。”秋胡归至家,奉金遗母。母使人呼妇,妇至,乃向采桑者妇也。妇恶其行,因东走投河而死。后人哀而赋焉。〔10〕28

郭茂倩《乐府诗集》之《秋胡行》解题曰: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于今日也。’采桑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归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列女传》曰:“鲁秋洁妇者,鲁秋胡之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而说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采桑力作,纺绩织经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已矣,不愿人之金。’秋胡遂去。归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呼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妇汙其行,去而东走,自投于河而死。”《乐府解题》曰:“后人哀而赋之,为《秋胡行》。若魏文帝辞云:‘尧任舜禹,当复何为。’亦题曰《秋胡行》。”《广题》曰:“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与文帝之辞同也。”〔9〕526

两相比较发现,吴兢的解题主要取材于《烈女传》,郭茂倩的解题在吸纳吴兢解题的基础上,增加了《西京杂记》《烈女传》和沈建《乐府广题》的相关记载,为《秋胡行》解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史

料,同时还一一注明出处,更可信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从而形成其解题对具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专题论述的统一,拓展了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等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彰显了《乐府诗集》解题的学术品质。

三、严密的分类体系与历代乐府诗谱系的集大成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总体上是按照音乐功能和艺术类型进行的,将自汉迄唐五代 5000 余首乐府诗分成《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12 类。这种分类,在充分尊重乐府诗发生的礼乐文化传统基础上,既吸收了前人乐府诗的分类成果,也充分考虑了乐府诗的历史发展和流变,是对历代乐府诗谱系建构的一次集大成。

早在东汉末年,蔡邕《礼乐志》就已经将汉代的音乐分为四品,即“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11]蔡邕的“汉乐四品”论将汉代丰富的礼乐形态按照功能和性质区分为四品,将各类型、各层级的音乐形态全部纳入四品予以讨论,并以《尚书》《周礼》《礼记》《孝经》《诗经》“雅颂”等有关礼乐功能、礼乐场景的事例,印证说明汉代四品乐的文化功能和使用场合,追溯汉代礼乐形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初步厘定了汉代乐府的音乐谱系。

沈约《宋书·乐志》共 4 卷,第 1 卷按郊庙、朝会、杂歌、杂舞、乐器的顺序,总述周代以来特别是汉魏晋宋时期的礼乐发展演进历史,其中对民间歌舞杂曲的考述丰富了乐府学的知识谱系。第 2 卷至第 4 卷载录晋宋郊庙乐辞、正旦朝会乐辞、相和三调乐辞、汉魏晋宋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共 308 篇。虽然没有载录民间的吴歌杂曲歌辞,但在第 1 卷总论部分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上古以来民间歌谣的生成机制,考释了晋宋以来《子夜歌》《凤将雏歌》《前溪歌》《阿子歌》《欢闻歌》《团扇歌》《都护歌》《懊恼歌》《六变》《长史变》《读曲歌》11 曲吴歌杂曲的源流本事。因此可以说,沈约《宋书·乐志》初步建构了汉魏晋宋时期的乐府诗谱系。唐代吴兢《乐府古

题要解》按照《乐府相和歌》《乐府拂舞》《乐府白紵歌》《乐府铙歌》《乐府横吹曲》《乐府清商曲》《乐府杂题》《乐府琴曲》8 类,对 117 个乐府古题作了解题,其余的《长门怨》《婕妤怨》《铜雀台》《四愁》《同声歌》《定情篇》《合欢诗》《招隐》《反招隐》《砧蒿今何在》等 30 余题,或有解题,或仅存诗题,但无分类归属。

综合沈约《宋书·乐志》、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分类,已有《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9 类。郭茂倩《乐府诗集》在充分吸收二者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将“杂曲”“杂题”^⑤进一步细分为《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两类。这样,乐府古辞由 9 大类细分为 10 大类。《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是隋唐时期的乐歌,《新乐府辞》则是唐世“未尝被于声”的新歌辞。由此可见,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是在充分吸纳前人成果基础上,根据乐府诗的文化属性和历代创作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流变综合考量的结果,集汉唐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结 语

总之,乐府学发生于汉代礼乐文化活动,并在汉唐之际的乐府演唱、乐府诗创作和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汉代作为中国乐府学的发端,涉及的内容虽然广泛,但以乐府活动的记载最多,总体上处于有关乐府的知识层面,形成明确观点的主要是对礼乐之本、礼乐之用以及音乐移风易俗等乐府音乐学的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除了记录乐府活动、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外,还出现了乐府学专题性批评论著,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论品质。随着文人乐府诗创作的兴盛以及“文”“笔”之辩的强化和诗歌分类的细化,乐府学从汉代的礼乐关系、政教伦理导向,转向对乐府文学意义和诗体特征的探讨。在成果形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史书“乐志”外,既有《荀氏录》《正声技录》《宴乐技录》《古今乐录》等著录乐奏歌辞的“乐录”成果,《乐社大义》《乐论》等音乐文献、音乐理论成果,还有《古乐府》《乐府歌辞》《歌录》《晋歌章》《吴声歌辞曲》《乐府歌诗》《魏燕乐歌辞》《晋燕乐歌辞》等著录歌辞文本的“歌录”成果,又有乐府文献注释、乐府曲题源流考释等成果,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种基本类型。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乐府学贡献最典型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集大成:在诗歌选录方面,《乐府诗集》不仅广采博收,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达到历代乐府诗集之最,而且将作为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作为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使本辞与乐奏辞共存,集乐工之“乐录”系统与文人之“歌录”系统之大成。在解题方面,《乐府诗集》将“解类题”“解组题”和“解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具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集解题类成果与专题论成果之大成。在分类方面,《乐府诗集》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创作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流变,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通过诗歌选录、解题、分类三个方面的集大成,《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分门别类、穷源溯流、条分缕析,建构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奠定了中国乐府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元、明、清三代的乐府学,沿袭《乐府诗集》的谱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但基本框架无出其右者。近年郭丽、吴相洲收录编撰宋、金、元三代乐府诗,仍沿袭《乐府诗集》的体例,名曰《乐府续集》^[12]。

当然,郭茂倩《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有少量作品“实非乐府”,又如解题中征引的文献也偶有欠精准者,等等。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大厦之材,终不以寸朽弃也”^[3],这些细节方面的

缺憾不影响《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注释

①《乐府诗集》大约成书于宋神宗至宋徽宗时期,北宋末年可能有刊本,但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北宋之际的杭州官刻本,刊刻于北宋末期,最终印成于南宋初期。参见喻意志:《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纂》,《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②《歌录》成书于西晋至南朝刘宋时期,是一部集歌辞与乐曲解题为一体的音乐学著述。参见喻意志:《〈歌录〉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③据《隋书·经籍志》中萧子政撰《周易系辞义疏》下“梁有《周易乾坤三象》等”小字的校勘记,《隋书·经籍志》用小字著录的这些书名,当时未列入存书目录,可能已经亡佚。④《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紫玉歌”“吴楚歌”两处的解题征引《乐府诗集》,此处当为刘次庄《乐府集》之误。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1、1175页。⑤《宋书·乐志》称“杂曲”,吴进《乐府古题要解》称“杂题”,二者指同一个大类,只是称呼不同。

参考文献

-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46.
-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本.
- [3]永瑤.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96.
- [4]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3.
- [6]赵辉.“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特点与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1):148-152.
-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35.
- [8]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性研究[M].樊昕,译.成都:巴蜀书社,2022:319.
- [9]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司马彪.后汉书志[M].刘昭,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3131-3132.
- [12]郭丽,吴相洲.乐府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The Genealogy Construction of Yuefu Stud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Written by Guo Maoqian

Wu Dashun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written by Guo Maoqian, integrated the Yuefu lyrics,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titles and the Yuefu monographic criticism from the six dynasties of Han-Wei, and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Yuefu studies genealogy. In the aspect of the selection of poems, it was the largest volume of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history of Yuefu poetry anthology. In addition, the works of “record of music” and those of “record of songs” were included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the system of “record of music” of musicians and the system of “record of songs” of writers and constructing the new genealogy of the collection of Yuefu poems. In the aspect of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titles, it integrated three levels of explaining titles, such as solving typical titles, solving a group of titles and solving the titles of the pieces of music, mak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itles of the specific pieces of music and the monograph of Yuefu music into a whole, expanding the exclusive criticism of Yuefu to a new realm. In the aspect of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musical attribute of Yuefu poetry, it not only fully absorbed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predecessors, but also combined the complex changes in the cre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Yuefu poetry in the past dynasties, representing the culmination of the poetic genealogy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Yuefu poetry.

Key words: Guo Maoqian;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collection; Yuefu studies; genealogy

责任编辑:采薇